

新冠疫情對區域安全威脅與影響

作者簡介



作者黃廷翰中校，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 92 年班、化校正規班 97-1 期、國防大學戰院 111 年班，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後勤官、化學參謀官、測考組長、課程組長，現為化生放核訓練中心作發室主任。

提要

- 一、非傳統安全概念是在冷戰結束後，被提出的另一種形態安全概念，在上世紀 90 年代後，隨著全球化概念的發展及延伸，搭上日益發達的科學技術，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新的安全威脅因素很快的超越國家疆界，成為跨國、跨地區並快速的傳播和擴散至全球各地。
- 二、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潛在性、爆發性與難以控制等特點，它們時常以危機的方式呈現出來。2019 年冬季所爆發且快速擴散到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 COVID-19)，亦即新冠肺炎，已對世界各國造成嚴重恐慌、憂慮與後續影響。新興的新冠肺炎，在近年全球化普及的狀況下擴散極為迅速，具跨地域特性，防疫不易，亦對全球及區域的安全造成一定程度之威脅與影響。
- 三、本文討論這種目前尚無法根治與防範的新興傳染性疾病，甚或從過去的 SARS、伊波拉、MERS 等疫情處理經驗思考，對整體國際關係可能產生之影響與未來趨勢，找出我們原本沒有預想到的會發生的一些現象，研擬探討後疫情下應有之作為，以為應變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非傳統安全威脅、新冠肺炎、國際關係

前言

國際關係在冷戰結束後，世界新秩序重組轉向「以經濟競合方式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以及多邊對談和解氣氛中。因此建立共同性國際區域安全為基礎之環境，並使區域安全中具共同利益及互補性國家採合作行動，成為 21 世紀區域安全之必然。

新冠肺炎擴散的「全球化」或「全球性」，是反全球化的歷史大事件。2019

年末新冠肺炎全球化，也造成全球貿易下滑，讓國際貿易市場更加的舉步艱難、雪上加霜。除了對經濟、醫療、防疫及外交的影響，此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對軍事地緣戰略區域安全的影響為何、未來趨勢及建議為此次研究重點。

本文以新冠肺炎此非傳統安全威脅發生迄今，對全球各層面所產生巨大衝擊，進而延伸討論對區域安全所造成影響及見解

區域安全概述

一、區域安全主義與地緣戰略發展趨勢

1990 年前後，在兩德統一及蘇聯解體後，國際體系成為一超多強的結構，各區域安全秩序成為世界關注焦點，亦對地緣政治產生新的影響，世界的各個區域安全組織成為國際關係重心，時至今日國際情勢受國際社會的互動，與經濟、科技的互賴，使國家活動融入國際社會中，形成區域結盟之安全共同體，任何國家在追求國家安全過程中，均須結合國際政治、國際經濟與國際安全。¹

而在此之前提下，我們必須深刻了解到因時空因素的改變，國際關係的轉向是以經濟競合方式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的區域間合作與多邊合作對談氣氛中。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等相關問題將因經濟的推展發動，成為區域經濟，國家之間相互合作取向，逐漸轉變為全球化與區域化兩項不同面相之間相互影響的態勢，逐漸走向：

(一)全球性的政治與安全議題重要性，將被區域性政經互動取代。

(二)全球性的政軍霸權結構將逐漸被區域性的霸權結構取代，也就是說區域之間政經重要性將挑戰並逐漸取代全球性的政軍權力運作。

因此總體而言，在全球化的狀況下，安全的區域化特徵鮮明，而且亦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以及環境等多項領域的綜合性趨勢。我們可以看到伴隨著日益加快的進程，貿易、投資、貨幣和人員流動出現了更大的自由化，社會、政治、經濟和環境等非軍事安全部分問題則擴散的更為明顯，區域安全問題成為綜合化議題。²

1.劉榮傳，〈21 世紀區域安全之國家安全觀〉《國防雜誌》，第 15 卷第 12 期，2000 年 6 月，頁 36-37。

2.鄭先武，〈全球化與區域安全共同體建構〉《外交評論》，104 期，2008 年 8 月，頁 66。

再從地緣的角度來看，區域是介在單一國家個體和世界全球之間的層級，如現今的區域劃分有印太、非洲、東北亞、東南亞、東、西歐、南、北美洲、中東等，每個區域之間或之內，會因文化、經濟、資源、種族等因素，形成不同衝突，也會因此對個別國家或區域造成安全上的威脅情形，所以區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亦國際安全穩定的重要一環。

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走向孤立主義的老路，只考慮本國而忽視他國。尤其在波灣戰爭後，以世界警察自詡的軍事霸權美國，考量其國力難以維持全球各地區的穩定，故將區域安全納入全球的戰略布局之中，以確保其與盟國的國家利益。從目前的區域合作組織中的地緣關係中，也可看到美國地理學者史派克曼邊緣地帶理論及史萊恩博士所提的海洋同盟論等地略理論影子。

二、去全球化與區域安全穩定

從歷史經驗教訓中，也可發現一國家若能巧妙運用總體國力，進行涉外行為，通常也能「以小博大」、「反弱為強」爭取國家最高安全利益。尤其在國際社會互動頻繁，局勢複雜的大環境下，運用整體國力，策定國家戰略，決定外交政策是確保國家及區域安全的關鍵。故就地緣觀點，一個國家的安全甚至區域的穩定，除了國家實力外，地理位置敏感程度亦屬之，如擁有地區重要通道或戰略資源的國家。³

全球化的世界裡，所有的安全都是有所關聯的，對安全的威脅，直接或間接的具有區域關聯，也就是說安全應當被當作一種區域公共產品。在此情形下，只通過一個國家的努力，無法解決跨國問題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但通過區域主義則成為緩解的一條途徑。歐盟也曾發表一份戰略報告：沒有單一的國家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這些複雜問題，須要區域的政策和支持。⁴

塑造當今世界的三大主流特徵包括了相互依存、瞬息萬變及複雜性高。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國都出現了如醫療、公衛或是物資短缺的問題，小則排隊搶購，大則對醫護人員生命造成威脅。各國政府即便是全力改善這些失當或失

3. 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市：立緒出版社，2021年8月）。

4. European Council,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12 December 2003, <<https://www.iss-eu.org/solana/solanae>>（檢索日期：2022年4月16日）

序的問題，可是困擾仍持續存在結構中。這種情況引發許多社會對經濟全球化及全球供應鏈結構的質疑，認為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化，先進國家高度仰賴外包（offshore）的經濟模式，使本國喪失了工作機會，以及對所須基本物資的生產能力，各國也都暴露了供應鏈斷鏈的可能問題。更有部分人認為經濟發展是疫情擴散走向全球化的最主要原因。參考紐約時報在2020年3月有一篇名為「新冠肺炎疫情敲醒全球化的喪鐘」的文章，在這種狀態反思之下所引發的後果，就是生產往回流、經濟要自給自足想法與主張，全球化的結構與輪廓已經因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的恐慌帶來了改變，甚至更有喊出「全球化已死」的說法出現。

去全球化並不是一個新名詞，其來自先前對全球化的批判，而漸漸形成現在具全球性的反全球化風潮。全球化發展在疫情前就已逐步地趨向和緩。各國或因內部的貧富差距(或者是南海、朝韓、臺海以及美中等大國和地緣衝突風險)等諸多問題，乃至日新月異的新科技所帶來的機會，都蘊含某些程度上的去「全球化」。川普2016年當選的論述，就是「去全球化」思維的代表作，也是意味：反全球化的社會風潮正式轉變成為去全球化的政治行動，這些我們都可以從國際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在「國際安全期刊」發表文名為「注定失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興衰」論述中略窺一角。⁵

當然，新冠疫情也和地緣戰略呈現出雙向互動的關係。一方面多邊主義在混亂中終結，各式各樣的國家主義形式持續不斷地出現，顯示出全球治理的格局出現真空狀態。⁶這使得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困難，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網絡飛快傳播擴散，每一個人也真確的受到影響，但在同時，地緣撕裂了各國之間相互的關係，促使許多國家開始關注起國家層級的疫情防治與管控，而這樣的限制局面，降低了集體行動效果與消除疫情效能；在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加速了國家主義的崛起，因此全球化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一個比較折衷的解決方案，發現如前所述的溫和的去全球化，亦即區域化是最好的方式。歐盟自由貿易區及亞洲地區設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就是非常重要的案例，這也說

5.羅慶生，〈後新冠時代與去全球化走向〉《中國評論》，269期，2020年5月，頁53。

6.Andreas Winner, For a discussion of current forms of nationalism, "Why Nationalism Works", Foreign Affairs, March / April,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9-02-12/why-nationalism-works>>（檢索日期：2022年1月6日）

明了區域化可以成為全球化的緩和方式。也有學者指出：在新冠疫情暴露出基於遠距離的相互依存關係具有很多漏洞之前，區域主義已經開始明確的取代全球化主義，⁷簡言之，這項去全球化趨勢已然轉變為區域化不斷發展。

三、亞洲未來趨勢

在現實的條件與狀況下，建構一個涉及社會、政治、軍事、經濟與環境等多維度，物質、制度、觀念等多因素，區域合作與亞洲地區的整合，在進入新世紀，特別在近年來，環繞在中國大陸逐漸展現經濟與貿易影響力，以及東南亞國家的整體發展，亞洲整合也飛快地前進，此也為近年重要的區域地緣政經軍事議題。

過去的自給率制度在糧食及能源安全表現上相對是較清楚的，但是公共衛生安全的自給率定義、方式、對象及範圍則還在發展階段。目前在自給率方面，這種降低對進口依賴的思維，已經有延伸擴大到所謂「戰略性產業」的趨勢；舉例如近期臺積電決定赴美投資，便屬於這種降低進口依賴程度思維的結果。未來亦可能出現保護主義藉「國產化」為由，擴大對更深一步的區域整合及國際經貿造成後續的影響。⁸

新冠疫情概述

一、非傳統安全威脅

非傳統安全概念是在冷戰結束後，被提出的另一種形態安全概念，在上世紀 90 年代後，隨著全球化概念的發展及延伸，搭上日益發達的科學技術，現代快速的交通運輸與通訊軟體等，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新的安全威脅因素很快的超越國家疆界，成為跨國、跨地區並快速的傳播和擴散至全球各地。⁹而全球治理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交錯影響下，國際秩序受到嚴重損害，也看到了何謂亂象叢生，要有力的應對全球安全風險與挑戰，依靠的是各國的實

7.Khanna, Yanzhong, "Post-pandemic: welcome to the multi-speed world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Global Geneva, 26 April 2020, <<https://www.global-geneva.com/post-pandemic-welcome-to-the-multi-speed-world-of-reginal-disparities>>（檢索日期：2022 年 1 月 10 日）

8.李淳，〈新冠肺炎對區域整合的影響及因應作法：以 CPTPP 為例〉《經濟前瞻》，190 期，2020 年 7 月 12 日，頁 88-92。

9.胡利平，〈非傳統安全威脅對中共外交戰略的影響-再論大國意識的培養〉《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03 年 9 月，頁 17-18。

際行動。

「非傳統安全威脅」可能是有意製造的，也可能是無心造成的，它與「傳統安全」威脅之間亦有一定的關聯性存在。對於某個國家而言的「傳統安全」問題，對其他國家來說可能是「非傳統安全」問題。例如中東地區長期以來因經濟發展、資源短缺及難民流動等「傳統安全」問題，在外力介入與干預狀況下，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將成為「非傳統安全威脅」，可能是組織、團體或個人導致因素，非傳統安全問題若未解決，可能引起衝突與戰爭等傳統安全問題。

非傳統安全的內涵，在全球化與去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也陷入了傳統安全困境及非傳統安全威脅凸顯所帶來的「本體性不安全」與「生存性焦慮」。一般以美國學界探討議題而言，「非傳統安全威脅」包含了資源短缺、人口膨脹、生態環境惡化、民族宗教衝突、國內動亂、國家分裂、金融危機、恐怖主義、網路攻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貧窮、跨國犯罪、走私販毒、難民、非法移民及傳染性疾病等。¹⁰

二、新冠疫情帶來威脅

在冷戰結束後，世界的核戰陰霾消失，美國成為獨霸，並以武力干涉各國事務，國際安全與地區穩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脅。在地緣政治矛盾和文明衝突的複雜情勢下，導致 911 攻擊的發生，後冷戰時代嘎然而止。而在所謂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使國際安全局勢動盪不定，也明確地凸顯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傳統安全威脅交織複雜的一幕。

非傳統安全威脅在受到重視前，大國敵對及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衝突、軍備競賽、地區動盪與大規模戰爭一直是世界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當非傳統安全威脅成為主要國際安全威脅時，國際間往往能合力應付，大國之間的競爭相對和緩，傳統安全威脅下降。但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出現了非傳統安全威脅急遽上升時傳統安全威脅隨之急速上升，而且兩者相互加劇的局面，也就是說新冠疫情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國際安全情勢。

在「911 事件」後，世界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遭逢來自恐怖主義的全球性

10. 廖怡茜，〈非傳統安全威脅中的新興傳染病議題-以禽流感為例〉《亞太研究通訊》，第 5 期，2007 年 7 月，頁 144-145。

安全威脅；另一方面，新冠肺炎、SARS 或 HIV/AIDS、及 2004 年的「禽流感」等流行病，已經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安全及各國所必要面對的安全性議題，¹¹因為 Covid-19、SARS、禽流感之類的流行病，也將有極大的機會，會同步威脅到軍事組織、國家經濟、糧食供給跟社會安全的各種面向，以下我們分別說明：

(一)軍事

軍事方面我們特別可以在這次 Covid-19 非傳統安全威脅中看到，新冠疫情不但對大國的全球兵力部署和演訓造成極大的影響、打擊國防、後勤體系與產業鏈運作。如美軍在全球進行戰略與兵力部署，其海軍艦艇官兵處於曝露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高風險，2020 年 3 月時因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官兵染疫，迫使其艦長緊急求援，航艦靠泊在關島並隔離染疫官兵。為有效控制疫情，該國國防部積極投入相關作為，除延後或取消演習、實施旅遊控管，並採緊急措施，以在疫情未中止時仍能充分維持其全球兵力部署能力。¹²

(二)經濟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在導致大規模人口比例染病與死亡的同時，馬上出現的威脅就是經濟的嚴重衰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摔下懸崖的經濟雖在 6 個月後回穩，但也陷入嚴重的多重結構失衡，長期來看，經濟總體上尚未恢復到危機前狀態時就遭遇到新冠疫情更加嚴重的打擊。航運交通、觀光旅遊、食宿餐飲和服務等各項產業首當其衝，造成大幅萎縮及萎靡不振，其它如製造業、高科技產業等，亦因為全球原物料及上游產品供應鏈中斷，肇生營運困難。

(三)糧食供給

《全球糧食危機報告》是由多家聯合國機構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組成的全球應對糧食危機組織 (Global Network Against Food Crises) 發佈的，根據報告自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後，各國普遍出現民眾囤積食品現象，而一些國家同時開始禁止農產品出口，如越南自 2022 年 3 月 24 日起暫停大

11.王崑義、蔡裕明，〈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5 卷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187。

12.舒孝煌，〈美國國防部因應新冠肺炎的處置作為〉《國防情勢特刊-武漢肺炎特輯》，第 1 期，2020 年 4 月，頁 49。

米出口；哈薩克斯坦停止小麥、胡蘿蔔、糖和馬鈴薯等農產品出口；塞爾維亞停止葵花籽油出口等，為防止疫情擴散，多國採取了封關、禁航、貨物禁運等措施，引發了部分農產品期貨價格攀升，糧食供求形勢和價格走勢複雜。

(四)國家、社會安全

當然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家內部問題及外溢國界的因素，如金融危機、環境污染、跨國犯罪、恐怖主義、資源匱乏、極端氣候等負面性的問題，影響範圍不僅是國家或地區，更是全體人類安全的嚴重威脅。我們也確實觀察到一個現況，也就是在新冠病毒爆發以來，全球各國忙於應對，卻忘了打破意識形態界限和超越地緣政治分歧來抗疫，也就呈現出了碎片化的應對模式。

¹³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歷史性的重挫全球化，我們從兩個地方可以看到：

(一)先前不斷加速、持續擴大的跨國性、跨區域性人流幾乎完全中斷，全球性人員往來以及民族文化交流近乎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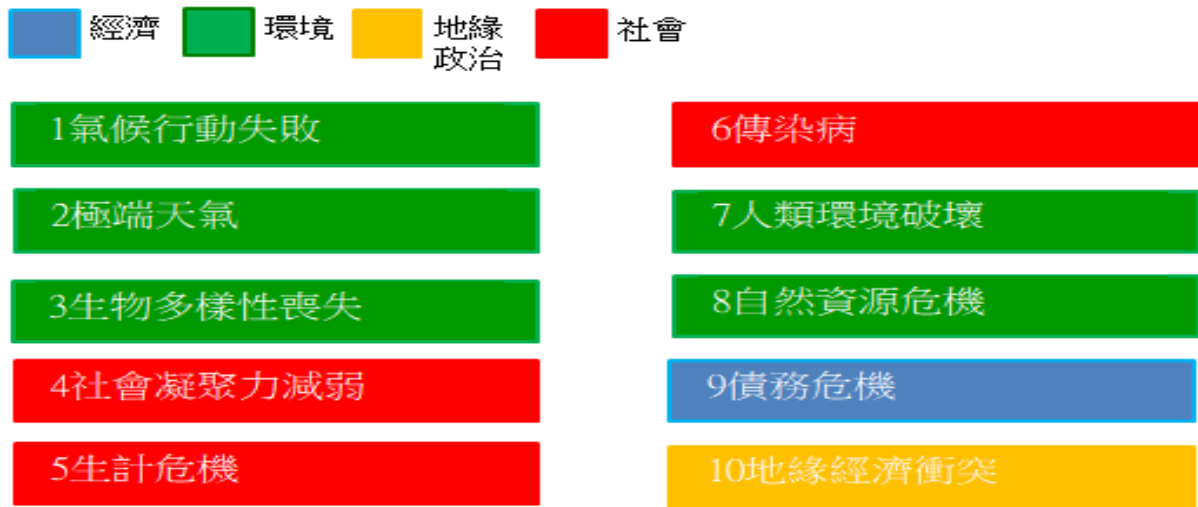
(二)以往十分頻密熱絡的各層級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前所未有地近乎停擺。¹⁴

在世界經濟論壇「2022 年全球風險報告」中，也可看到流行性傳染病的風險，如 2003 年中國大陸廣東出現的「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及 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對全球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影響程度，必然會高於戰爭所帶來的衝擊。更深刻的來說，疫情使得近 10 年永續發展與進步腳步遭遇到重大的挫折，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與遍及全球各國所造成的影響，除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外，對於社會與經濟的破壞將加劇全球不穩定，動亂和衝突，使全球陷入衰退。

13.張屹，〈非傳統安全的連鎖效應分析〉《中國評論》，272 期，2020 年 8 月，頁 56。

14.鄭保國，〈關於新冠疫情下世界情勢的幾個判斷〉《中國評論》，272 期，2020 年 8 月，頁 74。

圖 1 按嚴重程度劃分的十大全球風險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Risks Report 2022.

三、新冠疫情對全球影響

自 2004 年美國政府報告就提出：一旦疫情大流行，將會對全球旅遊與貿易造成頓挫；2015 年比爾蓋茲在 TED 的演講中，也預言全球大流行的危險，因此也衍生「灰天鵝」，來形容新冠肺炎疫情為「可預測卻無法想像的」的重大衝擊事件。¹⁵

此次新冠疫情的流行並非戰爭，亦非軍事行動，也沒有造成國際間的武裝衝突，但是此次疫情造成的危機和衝擊，堪比一場大規模多邊戰爭，可以世界大戰等級災難來形容。英國作家勞拉斯賓尼 (Laura Spinney) 在著作《蒼白騎士》¹⁶中指出，西班牙流感是二十世紀最具悲劇性的事件，現在卻幾乎沒人知道。在當時這場全球大流行病感染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人數達五億人之多，從 1918 年第一個病例開始，到 1920 年最後一個病例為止，死亡數高達近一億人。就單一事件的死亡人數來說，這場流感死亡人數甚至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極大地擾亂了政治、種族關係和家庭結構，並造成了結構性的變化，同時刺激了公共衛生醫學、宗教和藝術方面的創新。

15. 伊凡·克雷斯戴，劉道捷譯，〈前言〉《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臺北市：三采文化，2020 年 7 月），頁 31-32。

16. 勞拉·斯賓尼，祈長保譯，《蒼白的騎士：西班牙疫情大流感如何改變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 4 月 14 日）。

斯賓尼認為，印度的獨立、南非的種族隔離和瑞士的內戰皆由它造成，它也真正創造了「迷惘的一代」。

新冠危機也讓大眾對政治增廣了想像空間，也讓我們了解到政治不能像俄羅斯文學藝術理論家維克多·史克洛夫斯基主張「藝術作品擁有讓熟悉變成不熟悉的能力」，而必須把新冠肺炎當不熟悉的事物來處理，非視同為恐怖主義、金融危機和難民潮。

不管是如同新冠肺炎病毒這些傳染性疾病、難民、恐怖分子等，¹⁷國家一般在面對這些難以歸類、到處流竄、不知名的對象時，習慣的作法就是將他們隔絕在國土疆域之外，待主權疆界之內的秩序重新鞏固完畢，而這似乎也又一次確立了 - 疆界之外那個國際無政府狀態，和疆界之內秩序的差別想像。

新冠疫情確確實實的加強了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其不僅剝奪人類的健康安全與生命，重創各國經濟，貧者更貧，使我們在應對其他全球性風險危機挑戰的同時，更加捉襟見肘，誘發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

在近期發生新型冠狀病毒的期間，其散播速度之所以如此快速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過去全球化的實踐過程中，國家和國家之間鏈結關係非常緊密，各國人員之間的交往也藉由運輸交通的方便，使得之間的流通更趨於頻繁，導致病菌幾乎是沒有時差的傳播。從疫情爆發到持續擴散的過程中，主權國家在這種狀況下，能得到的經驗教訓就是全球化程度越高，以及與中國接觸越頻繁，受到該疫情的衝擊也越有感。¹⁸

而在我們一般的理解中，目前影響世界的角色中，非以中、美兩大國莫屬，新冠疫情顛倒了中、美這兩個大國在應對自然災害，以及提供國際援助方面的角色。在以往的重大事件發生後，美國總是率先為急須援助的地區提供援助，

17.R. Mehta, "The Nation-State's Other," in P. Herman (ed.), *Terrorism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ritical Concep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10-127.

18.Georg Fahrion, Kristina Gnirke, Veronika Hackenbroch, Martin Hesse, Martin U. Müller, Katharina Graça Peters, Michael Sauga and Bernhard Zand "How the Coronavirus Made Globalization a Deadly Threat," *Spiegel International*, February4, 2020,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fecting-the-world-economy-how-the-coronavirus-made-globalization-a-deadly-threat-a-974703a5-59ca-436b-ae5a-bdfdb7898343>>

(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

比如 2004 年 12 月 26 日特大規模的海嘯襲擊印尼時，而現在這一角色易位為中國。2020 年 3 月，在歐盟束手無策的情況下，中國向義大利提供了 31 公噸的醫療物資，包括口罩、呼吸機和防護服。在這之中，可以看到疫情已經導致現有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對抗不斷加深，中國也或許運用這次危機，不斷拓展國際影響力。

在當今這個錯綜複雜的適應性世界，一個脆弱的國家很可能轉瞬之間就變成一個失敗國家，指的就是其非線性原則特性。在新冠疫情帶來的狀況下，世界上最貧困、最脆弱的國家會經歷一個所謂的單向變化，從糟糕變的更糟糕。新冠疫情很可能會給最貧窮的國家造成極大破壞，而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會以更快的速度產生社會效應。疫情讓糧食安全問題及人道主義危機浮現，交通受阻和貿易受限，再加上失業率上升和糧食供應受限或中斷，可能引發了大規模移民、動亂和難民潮。最脆弱國家和最貧窮國家發生的經濟困境、民眾不滿和飢餓問題擴散後，最有可能的狀況就是新一輪的人口大遷移，如同於 2016 年時所發生的歐洲移民潮。

新冠疫情對區域安全關係

一、醫衛外交與部隊支援防疫

(一)醫衛外交

從傳染病防治及人道理念，防疫及醫藥需求應植根本在科學基礎上，當接種疫苗成為重要國家安全議題，疫苗遂成一國展現軟實力及國家策略的工具，同時也是國家防衛及外交政策的關鍵。醫衛外交強調一國的戰略目標，包含解決疾病危機，慎防成為國安危機，強化對外戰略以及提升國家軟實力等。醫衛外交當以國家利益為首要，則透過國際援助及合作的執行以促進與健康非關的外交目的。考量疫苗外交呈現非傳統安全的思維，一國傳染病失控及擴散將轉為全球公共衛生的危機，可能危及他國的國家安全及穩定。

在疫苗搶進熱潮中，疫苗生產、供應與購買能力將展現一國實力，並成為外交運用的籌碼，而有所謂的「疫苗外交」，疫苗輸送的恩惠成為一國發揮軟實力以及提升國際地位的策略。2020 年中，中國、印度、俄羅斯積極推進首波的疫苗外交，具疫苗生產及輸送的能力優勢，不僅對外展現國家公衛軟實力，同時也藉此強化地緣政治利益及提升戰略競爭優勢。

疫苗外交來自醫衛外交的概念與實踐，此種概念歷史悠久，美國、歐盟、日本等都是傳統大國，而中、俄則是新興大國成為當前大國推行的外交策略。我們以東南亞區域為例，中國企圖透過疫苗外交，延續之前的口罩外交，透過輸出國產疫苗至開發中國家，一改國際對隱匿疫情的負面形象，形塑全球公衛領導角色，並整合在「健康絲路」的架構，以此延續因疫情而停滯的「一帶一路」全球戰略。印度則是憑藉「全球藥廠」的優勢地位，在 2021 年初開始向周邊國家援贈疫苗，目的除強化在南亞及東南亞的大國角色之外，更為平衡中國強勢擴張之態勢，具有高度戰略目的。俄羅斯也希冀形成美、中之外的第三勢力，然因地緣關係的疏遠，始終缺乏施力點，因此亦透過「衛星 5 號」搶進東南亞。

當前大國疫苗外交隱含一國雙邊關係及區域戰略的延續，供應或援贈國的分配與否，隱含著政治考量。簡單來說，疫苗不僅是公衛議題，也是一種外交戰略，在這種一供一需之間，形成投注威望、善意或是敬畏的一種權力關係。隨著疫苗外交的推進，在區域形成另一波的戰略賽局(strategic game)。疫苗外交的兩端，混合地緣政治、權力平衡及公共衛生等多元向度的決策。舉實例來看：在 2020 年中期，中國已對外進行大規模防疫醫療物資捐贈，如口罩、防護衣 (PPE) 等，開啟疫苗外交的前端。隨著疫苗問世，中國開始外宣其為提供全球公共財的善意角色，中國推進疫苗外交的策略意涵包括:改變國家負面形象及修補、強化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形塑全球疫情防治的領導地位。¹⁹

中國的優勢來自五個層面：第一、中國疫苗遠較歐美的輝瑞、莫德納等價格低廉，且運送及保存成本較低。第二、美國政府強調美國優先論調，有利中國填補美國全球公衛地位的契機；第三、中國可透過一帶一路的便利性施放疫苗；第四、中國經濟體龐大，有強大能量供國際援贈及外交擴展的背景；第五、中國在 COVAX 的運作影響地位上升。其一直不斷重申提供疫苗為當前優先的外交重點，巧妙結合將持續推動受疫情影響擱置的一帶一路的

19.林伶靜，〈大國疫苗外交的推進：東南亞區域的疫情地緣政治〉《全球政治評論》，第 75 期，2021 年，頁 115-116。

經濟的戰略利益。

再者如印度，疫苗外交可以充分發揮印度醫藥軟實力，結合長期提供中、低收入國家疫苗的經驗，用於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修復和維持，並持續推動與東協緊密連結的「東進政策」，以制衡中國在印太地區強勢擴張的影響力。印度向來視印度洋為勢力範圍，中國為最大競爭者，因本身具疫苗量產能力，疫苗捐贈比其他援助項目更具優勢，而南亞是中印競逐疫苗外交的主戰場，印度已贈予周邊國家數百萬劑的 AZ/Covishield 疫苗，中國則是著重巴基斯坦，競爭態勢昭然。

面對衝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疫苗成為戰略物資，大國疫苗外交競逐無法避免，疫苗的供需變成國際政治外交場域，疫苗外交變成大國地緣戰略的一環。而臺灣在這些手段下，更應善用本身晶片及半導體產業優勢，爭取防疫的談判籌碼，畢竟一個受疫情影響的臺灣，會牽動全球晶片的供輸。²⁰

(二)部隊支援防疫

由於軍隊具有反應迅速、使命必達的特性，在支援防疫作戰中妥善的運用軍隊，將能夠為迎擊疫情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對國家內部而言，以我國軍部隊為例，在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疫情蔓延時，國軍松山醫院臨危受命連夜改建 102 間負壓隔離病房，收容與治療病患；陸軍 33 化學兵群進入和平醫院，實施院區消毒作業等等，皆為防疫作出具體貢獻。2020 年 2 月 1 日起，配合國內口罩增產的需求，國軍派遣後備部隊投入民間工廠協助口罩製作；陸軍化學兵群派出偵消部隊為返臺包機、公主號郵輪和敦睦艦隊實施消毒防疫作業。²¹在國家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防疫作戰中，這些事例顯示除了醫療收容須由政府藉公衛系統統合外，國軍為因應日益多元的威脅，平時在演訓中針對「生物疫病及軍民醫療能量整合」早有準備，故在消毒、檢測能量方面，有能力扮演重要的角色，也獲得了國人的肯定。

政治、外交手段更為高明者如俄羅斯，在 2019 年底疫情爆發擴散後，義

20. 崔進揆，〈拜登政府的疫苗外交與新冠疫情下的大國政治角力〉《國際開發援助現場季刊》，第 4 期，2021 年 6 月，頁 29。

21. 江灼杓，〈論國軍支援防疫的角色與因應作為〉《國防情勢特刊-武漢肺炎特輯》，第 1 期，2020 年 4 月，頁 40。

大利成為最為嚴重的受災國，確診、死亡人數均超越中國大陸，形成國家公共衛生嚴重威脅。經義、俄兩國領導人熱線連絡後，俄國派出其歷史悠久且編制龐大的化生放核部隊，以一日不到的整備時間，將人員裝備空運抵義大利，執行境外消毒防疫工作，²²也足以看到其對此次外交上的重視程度，部隊的快速反應及機動投射部署能力也令人驚訝；而俄羅斯對義大利的醫療援助（來自俄羅斯的愛行動）當然得到了官方的感謝，但也有人對俄羅斯的意圖表示懷疑（包含美國）。²³綜觀整體「宣傳目的」與「練兵意味」大於實質意義，但疫情確實也得到初步控制。

二、後疫情國際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區域安全威脅從上述的面向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其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除了有全球性的影響，也讓我們對區域間國際關係產生了省思，特別是在大國的政治角力。美國和中國於 2018 年初爆發了貿易戰，並一直持續整個 2018 及 2019 年，雙方關係十分緊張，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發，有關新冠病毒如何傳播的爭執進一步加速了緊繃的情況。新冠肺炎是一次全球性的疾病，從國際關係角度來看，它會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在疾病、痛苦、死亡和經濟衰退等方面對人類的影響。如若肺炎疫情只發生在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地緣政治立場將面臨巨大挑戰，如只有美國發生疫情，這將會影響社會和經濟的穩定，不利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與影響力。換句話說，新冠肺炎疫情會對唯一遭受波及的國家產生不對稱的負面地緣政治影響。

或許正是這種風險認知，使中美之間摩擦不斷，也有陰謀論者認為這種病毒是中國武漢爆發才在全球蔓延的。即便在新冠疫情過後，仍會帶來負面影響，各國也許會改變資訊管理方式以消除這種負面影響，但此也給國際間帶來信任危機，但信任是國際關係的基石，而良好國際關係發展奠基於信任之上。

在全球範圍內，新冠肺炎是全球危機，也打斷了全球供應鏈，導致供需同步產生危機，失業率節節提高；醫療供應鏈中存在的問題也暴露出來，而對安

22. 林俊安，〈俄羅斯化生放核部隊境外支援義大利新冠肺炎防疫作為介紹〉《化生放核防護半年刊》，第 110 期，2021 年 5 月，頁 116。

23. 〈Coronavirus: What does 'from Russia with love' really mean?〉《BBC NEWS》，〈<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2137908>〉（檢索日期：2022 年 4 月 8 日）

全而言這是一個真正的威脅。而提高關稅的舉措似乎是大國的偏好(特別是美國)，稍早的時候，美國為了加強金屬材料產品供應鏈的建設，美國曾動用 232 條款，對進口的鋼和鋁加徵關稅，現在為了防止新冠疫情引發經濟混亂，對醫療設備加增關稅是可能的手段，而當前中美的緊張關係，亦可能導致供應鏈的重塑，再看貿易和製造業，可以推測了解在新冠肺炎過去後，更多的材料與貨物或許會在美國生產，而在大國代理人戰爭情況下，國際間緊張情勢只會越演越烈。²⁴

歐盟貿易專員霍根在一次講話中說，須要討論「戰略自主的涵義」，其中就必須包含建立強韌穩定的供應鏈，但是必須承認一個簡單而且易懂的事實，就是我們無法在本地生產所有的一切。從這裡邊也可以看到，新冠疫情確實加劇了很多國家的安全自保和戰略自主意識，這些國家從新冠疫情中得到的教訓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醫療物資產業鏈與戰略性物資供應鏈等相關產業，不能依賴外國，須自己確保安全以及便利性。²⁵

新冠疫情也提醒我們，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實際上是全球性問題，無論是大流行病、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或國際貿易，都是全球問題只有透過合作才能解決並緩解它們帶來的風險。疫情爆發之初，國際合作根本不存在或非常有限。如在疫情之初僅有俄羅斯派出化生放核部隊前往義大利協助檢疫，由此可看出新冠疫情未能觸發協調合作，而是誘發了各國關閉邊境、未協調狀況下限制國際旅行與貿易、醫療物資供應中斷、各國爭奪資源等狀況，疫情使大國之間對抗加劇，但我們恐怕很難判斷戰略競爭的未來格局，但它可能使國家進入長期全面的敵對狀態。

後新冠的各國與國際社會，會有那些變化與特徵呢？新冠肺炎疫情會對國際關係產生巨大的結構性影響嗎？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秩序，是近期國際學界、媒體與政策圈所持續發燒討論且關注的議題。以國際秩序當作討論對象，意味中、美競爭的後果，雖然對影響至鉅，但競爭的結果並不能因此簡化成為未來的國際關係。舉個例子來說，兩強的競爭，並不能完全由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

24.傑森·申克，李永學譯，〈未來的國家安全〉《後疫情時代的未來》（臺北市：八方出版社，2021 年 6 月），頁 94-98。

25.陳須隆，〈新冠疫情加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評論》，第 270 期，2020 年 6 月，頁 33。

響，以及隨之而來的供應鏈重組來作解釋，儘管中、美兩個大國均想從中獲取利益。²⁶因此國際秩序的變遷涉及既有的機制或制度，這些機制或制度正面臨著存續的風險，這些變化若非因新冠肺炎疫情所導致，至少其變遷的速度或幅度也因此加劇。

舉例來說，美、中兩世界強權的對抗，從貿易戰、科技戰，到目前美國在國際上拉攏盟邦共同對抗中國的行動，亦延伸至拉丁美洲。在美國成為新冠疫情擴散重災區，無力也無暇提供拉丁美洲國家，抗疫的實際而具體援助之際，中國在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國家，積極開展「防疫外交」，美國在國際上亦積極地拉攏友盟，一同對抗中國勢力發展。我們由此也可以預判評估，在後新冠疫情時代，中、美這兩個大國強權，在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仍將持續發展與競爭。²⁷

在地緣政治及地緣戰略的觀點下，貿易武器化也會給經濟帶來一定程度的損害，在後疫情時代，經濟上不會因新冠疫情的因素改變軸線前進方向，只會因此加速已經開始的變化；²⁸保護主義因素將變得極為普遍。未來數年，由於國家主義抬頭和國際分化進一步加劇，區域型發展似乎無可避免，另外傳統上受益於國際合作的全球化領域，比如環境協定、公共衛生等，要藉完善國際機構的功能、正當性，建立一個全球性、戰略性的治理結構框架，世界才能迎來企盼的復甦。

三、新冠疫情衝擊下的區域整合與安全

在疫情初始的衝擊下，在防疫作為方面，我們從區域安全的概念來看，亦即以運動中區域協防觀念來說，區域協防是在攻防互相調換時，其中的成員經由個人的技術、速度和體型優勢等能力進行交叉換位，可以有效地減輕各個成員所承受的防守壓力，也可以互相交叉補位，有效創造得分契機。

我們以歐盟這個發展較早且成熟的區域聯盟來看，從 1950 年歐洲煤鋼共同運用、1993 年歐洲共同市場互補有餘的集合體、2009 年債務危機事件上即是

26. 李俊毅，〈後新冠肺炎時代的國際秩序〉《全球政治評論》，第 71 期，2020 年，頁 7-12。

27. 楊建平，〈新冠肺炎對拉丁美洲的衝擊與中國的防疫外交〉《拉丁美洲經貿季刊》，第 42 期，2020 年 9 月，頁 15-16。

28. 劉宗義，〈新冠疫情下的中美印關係〉《中國評論》，第 269 期，2020 年 5 月，頁 51。

較為富有的國家幫助南歐債務國償還債務、2015 年歐洲的非法移民與依「都柏林協定」難民接收這些事件等，歐盟似乎已建立類似區域協防的防護相關機制。然而，在新冠疫情肆虐後，縱然歐盟提出了關閉邊境、聯合採購防疫醫療設備、加快疫苗研究、經濟紓困等作法，但在其對疫情擴散速度、資訊的輕忽錯判及公共衛生權限非屬執委會，故在此次歐洲大國陸續因疫情淪陷、失控，在自顧不暇，而無力支援他國的狀況下，區域聯防的觀念只能束手，凸顯缺失。²⁹

為了因應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全球與區域經濟封鎖和衝擊，仍有許多國家為降低影響，加快恢復速度的良好基礎，開始推動區域性的合作機制。我們可以從由加拿大發起的「因應 COVID-19 部長級協調小組」所發表的「維持必要全球連結共同聲明」宣言及 APEC 組織宣言「致力於促進必須產品之流通，減少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等，看到未來區域整合的發展方向有兩個方向：

(一)各國的防疫措施與作為，主要仍須依賴公衛系統的健全防護網，但疫情下的經濟仍須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

(二)被疫情破壞的全球網絡要重建並恢復運作，夥伴關係的信任感重建為重要的關鍵因素。

現有的區域整合機制，雖原來就是以志同道合的國家組合而成，但亦可利用此方式持續推動公衛安全區域合作來取代單邊措施的推動，進而形成所謂區域間的信任聯盟基礎，更可彰顯其價值。新冠疫情為我們所認知的世界帶來了大重構，合作是一種屬於人類的認知能力，幫助我們走向進化的路，合作可以歸納總結為通過共同行動實現共同目標的「共同意圖」。³⁰

從合作上面字義來研究，臺灣長期以來，便一直希望利用全球化中貶抑主權疆界的方式，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能夠更深入地與世界上各個國家交流，以達到參與國際社會的目標。但是隨著反全球化的階段局勢，極右派的聲音似乎深刻地影響臺灣，其也同步藉此環境氛圍，滿足自主性追求自我本身的慾望，

29.卓忠宏，〈區域協防破功：新冠疫情在歐洲擴散的省思〉《全球政治評論》，第 71 期，2020 年，頁 1-2。

30.McGowan, Kat, "Cooperation is what makes us human", Nautil.us, 29 April 2013, <<http://nautil.us/issue/1/what-makes-you-special/cooperation-is-what-makes-us-human>> (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其實在現階段的中國外交政策裡，也出現同樣的國族主義問題。³¹而最大的問題在於像這樣的國族主義情緒，有沒有可能或者是被制度或國家所控制住？³²臺灣將會更符合世界的潮流趨勢，去做出對於全球及區域治理上的重要貢獻，並擔負一個主權國家所應承擔的責任。不過，這個途徑是藉由與其他國家的聯合「反中」（或是與中國脫鉤）和回應非傳統安全的挑戰與來達成。經歷過疫情的衝擊，我國在國際社會將更展現出所具有的優勢，但與此同時也將會更與中國大陸（在情感上）疏遠。³³

臺灣因「新型冠狀病毒」所造成的衝擊已更勝於 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由於臺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過度依賴，且經貿交流過密，當中國大陸經濟因公共衛生問題受到更嚴重的衝擊時，連帶著臺灣也深受經濟成長的打擊。³⁴

長期以來，我國因國際空間遭受中共的打壓與破壞，除否定我國家主權外，更運用各種身分與藉口，反對我參與國際事務，參加國際組織，將臺灣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等。當我國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時，也告訴我們臺灣的民眾必須自立自強，面對這場「非典型戰爭」所帶來的威脅問題，並利用以往對「非典型肺炎」(SARS)及流行性傳染疾病危機處理的經驗，減少甚或暫停與疫區的往來，阻止病毒的傳播，避免巨大的後續不良效應發生。

在這次新冠疫情衝擊下，對內我國在疫情爆發初期，固然因落實保持社交距離政策、勤洗手以及戴口罩等衛生教育，因此非常明顯的降低了本土許多傳染病的發生率，包含流感和腸病毒等，無形中有了公共衛生的保護效果，國內免於大規模的本土流行擴散情形肇生。但在對外方面，我國能否因口罩(Taiwan can help)外交與防疫表現，而爭取到與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的更緊密關係？

31.Allen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 Jun., 1995, pp. 295-316.

32.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3 (1998), pp.287-302.

33.王宏仁，〈全球化的逆轉、非傳統安全的衝擊與中國因素〉《全球政治評論》，第 70 期，2020 年，頁 15-22。

34.王鵬程，〈當前我國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與因應對策之研究〉《後備半年刊》，第 102 期，2020 年 12 月，頁 77。

即便這次新冠疫情給了臺灣一個舞臺表演機會，但可以看到大部分受幫助的國家，在中國的施壓、經濟利益誘因，這些友好和感謝，都無法轉換成對我國際上的支持，仍是堅守一中原則，未明顯改變對我政策。³⁵

春秋戰國時期，齊宣王曾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回答了一段話，其要義告訴我們「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孟子這段話中強調「仁」與「智」這兩個字：大國對待小國，要宅心仁厚，不可以強恃弱、仗勢凌人；小國對待大國，要深思、機警、圓滑與成熟，不可魯莽處事，自取其禍。在現今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共大而我們小的事實，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不知道中共是否能或會以仁來對待我國？或許可以要求，但恐無法左右其想法與作法。而我們能不能以智和大陸之間作應對折衝？這是我們可以探討與掌握的。但有一點是絕對肯定的－那就是必須「慎重且莫逞一時快」。

國際力量格局變化可以從國際力量不均衡發展定律作一客觀解釋。例如霸權國家可以利用來調節國際力量的對比關係，以保持其霸權；崛起國家運用來爭取領導權；小國以此定律在大國霸權之間，最大限度的保護自己利益，取得最佳平衡。³⁶因此，清楚地分析大國之間的戰略布局（對我而言便是中、美、日三國），尋求自身安全。簡言之，我國位西太平洋要沖，獨特的地理位置深具地緣戰略意涵，運用此天然戰略地位優勢，再加上其他發展的戰略性產業，以此為變化格局的基石與籌碼，始能有運作之彈性。

結論

環顧相關因素，我國應朝向「經貿走向全球化、安全朝向區域化、民主實施現代化、兩岸更趨穩定化」的戰略思維方向，前瞻規劃對臺灣而言，在後疫情時代更須要爭取的是成為這個區域可信賴夥伴認同，進而透過如 CPTPP 等區域整合機制，將會是最直接爭取此一建立信任夥伴關係的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以及經濟供應鏈的架構也確確實實地造成強烈衝擊，但也凸顯出區域整合在後疫情時代的價值及賦予的新意義。加強合作，增加彼

35.陳希宜，〈新冠肺炎疫情期擴散下的國際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71 期，2020 年，頁 36-37。

36. Hwang, "Asia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nd Taiwan Security", Journal of Crisis Management, Vol. 3, No. 1 (2006), pp.80.

此間相互依存的交流及資源共享，才能在問題發生時，迅速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應對措施，為國家安全建立堅實的基礎。或許正如狄更斯雙城記中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可以為這個疫情下一個註腳，也要體認「這是個染疫的年代，也是急須復原的年代」，也唯有了解病毒及其與人類的關係，才得以集中力量，以實際行動迎擊。

參考文獻

一、專書

1. 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市：立緒出版社，2021年8月）。
2. 伊凡·克雷斯戴，劉道捷譯，〈前言〉《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臺北市：三采文化，2020年7月）。
3. 勞拉·斯賓尼，祈長保譯，《蒼白的騎士：西班牙疫情大流感如何改變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4月14日）。
4. 傑森·申克，李永學譯，〈未來的國家安全〉《後疫情時代的未來》（臺北市：八方出版社，2021年6月）。

二、期刊專題

1. 劉榮傳，〈21世紀區域安全之國家安全觀〉《國防雜誌》，第15卷第12期，2000年6月。
2. 鄭先武，〈全球化與區域安全共同體建構〉《外交評論》，104期，2008年8月。
3. 羅慶生，〈後新冠時代與去全球化走向〉《中國評論》，269期，2020年5月。
4. 李淳，〈新冠肺炎對區域整合的影響及因應作法：以 CPTPP 為例〉《經濟前瞻》，190期，2020年7月12日。
5. 胡利平，〈非傳統安全威脅對中共外交戰略的影響-再論大國意識的培養〉，《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第12卷第2期，2003年9月。
6. 廖怡茜，〈非傳統安全威脅中的新興傳染病議題-以禽流感為例〉《亞太研究通訊》，第5期，2007年7月。
7. 王崑義、蔡裕明，〈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

- 的新議題〉《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5 卷第 2 期，2004 年 4 月。
- 8.舒孝煌，〈美國國防部因應新冠肺炎的處置作為〉《國防情勢特刊-武漢肺炎特輯》，第 1 期，2020 年 4 月。
 - 9.張屹，〈非傳統安全的連鎖效應分析〉《中國評論》，272 期，2020 年 8 月。
 - 10.鄭保國，〈關於新冠疫情下世界情勢的幾個判斷〉《中國評論》，272 期，2020 年 8 月。
 - 11.林份靜，〈大國疫苗外交的推進：東南亞區域的疫情地緣政治〉《全球政治評論》，第 75 期，2021 年。
 - 12.崔進揆，〈拜登政府的疫苗外交與新冠疫情下的大國政治角力〉《國際開發援助現場季刊》，第 4 期，2021 年 6 月。
 - 13.江忻杓，〈論國軍支援防疫的角色與因應作為〉《國防情勢特刊-武漢肺炎特輯》，第 1 期，2020 年 4 月。
 - 14.陳須隆，〈新冠疫情加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評論》，第 270 期，2020 年 6 月。
 - 15.李俊毅，〈後新冠肺炎時代的國際秩序〉《全球政治評論》，第 71 期，2020 年。
 - 16.楊建平，〈新冠肺炎對拉丁美洲的衝擊與中國的防疫外交〉《拉丁美洲經貿季刊》，第 42 期，2020 年 9 月。
 - 17.劉宗義，〈新冠疫情下的中美印關係〉《中國評論》，第 269 期，2020 年 5 月。
 - 18.卓忠宏，〈區域協防破功：新冠疫情在歐洲擴散的省思〉《全球政治評論》，第 71 期，2020 年。
 - 19.王宏仁，〈全球化的逆轉、非傳統安全的衝擊與中國因素〉《全球政治評論》，第 70 期，2020 年。
 - 20.王鵬程，〈當前我國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與因應對策之研究〉《後備半年刊》，第 102 期，2020 年 12 月。
 - 21.陳希宜，〈新冠肺炎疫期擴散下的國際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71 期，2020 年。

- 22.R. Mehta, "The Nation-State's Other," in P. Herman (ed.), *Terrorism and Literature*(Cambridge Critical Concep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3.Allen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 *The China Quarterly*,No. 142, Jun., 1995.
- 24.Hwang, "Asia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nd Taiwan Security" , *Journal of Crisis Management*,Vol. 3, No. 1 (2006).
- 25.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3 (1998).

三、網際網路

- 1.European Council,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12 December 2003, < <https://www.iss-eu.org/solana/solanae> > (檢索日期:2022 年 4 月 16 日)
- 2.Andreas Wimmer,For a discussion of current forms of nationalism, "Why Nationalism Work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9, <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9-02-12/why-nationalism-works> > (檢索日期 : 2022 年 1 月 6 日)
- 3.Khanna, Yanzhong, "Post-pandemic: welcome to the multi-speed world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Global Geneva*, 26 April 2020, < <https://www.global-geneva.com/post-pandemic-welcome-to-the-multi-speed-world-of-regional-disparities> > (檢索日期 : 2022 年 1 月 10 日)
- 4.Georg Fahrion, Kristina Gnirke, Veronika Hackenbroch, Martin Hesse, Martin U. Müller, Katharina Graça Peters, Michael Sauga and Bernhard Zand "How the Coronavirus Made Globalization a Deadly Threat," *Spiegel International*, February4, 2020, <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fecting-the-world-economy-how-the-coronavirus-made-globalization-a-deadly-threat-a-974703a5-59ca-436b-ae5a-bdfdb7898343> > (檢索日期 : 2022 年 2 月 20 日)
- 5.McGowan, Kat, "Cooperation is what makes us human",*Nautilus*, 29 April 2013, < <http://nautil.us/issue/1/what-makes-you-special/cooperation-is-what-makes-us-human> > (檢索日期 : 2022 年 3 月 2 日) 。